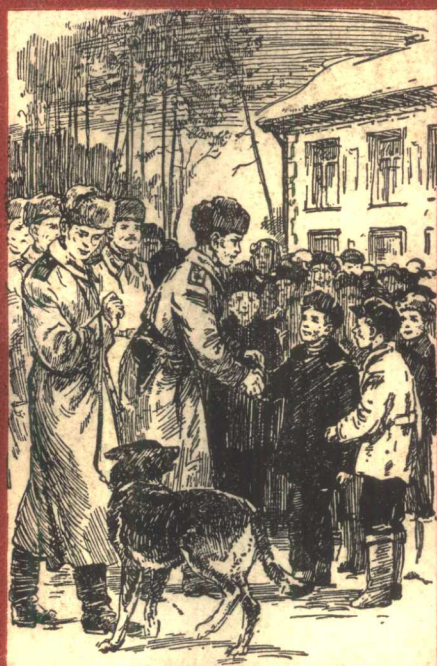


# 奇茹斯与特茹斯

葛里古利斯著



1964

葛里古利斯

# 奇茹斯与特茹斯

姜 烈 译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·上 海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主要描寫少先隊員奇茹斯與特茹斯在邊防軍人的鼓勵下，養了一隻小狼犬，經過他們耐心養育訓練，小狼犬逐漸熟諳命令，在一次盛大的贈送會上，他們將小狼犬送給邊防軍隊長，後來，在一個暴風雨的黑夜中，這只狗在值勤中勇敢地追蹤到了一個越境的間諜，立下了一次大功。

А. Григулис

Пограничники, Два Мальчика и Собака Марс

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2 年版本譯出

## 奇 茹 斯 與 特 茹 斯

葛里古利斯著

姜 烈 譯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登零號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 號 1232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4 字數 82,000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價(6) 0.34 元

統一書號：10078·1232

定價：三角四分

AG 12/04

## 第一章 輪船从里加開進了魚港

大海發着光，不斷變着顏色，一會兒深藍色，一會兒變成了銀白色。“大海在玩把戲”，漁夫們都這樣說。細小的波浪輕輕發着沙沙聲，不急不忙地沖擊着平坦的砂岸。波浪沖上潮濕的砂子，停了一下，不知對海岸小聲地說了些什么以後就退了回去，接着又有無數新的波浪涌了上來。可以這樣設想：波浪在海面上到處翻滾，只是為了到岸邊來與金黃色的砂礫小聲說話。

可是在那邊，在塞德茲河①入海的那個地方卻沒有波浪。深藍色的、平坦的石岬突出在海面上，劈斷和分開了波浪。

沿着離海幾十公尺的河岸伸展出許多水泥棧橋，那兒是魚港的碼頭。那兒停泊着幾艘漁艇船頭都伸向棧橋。遠遠看去那些漁艇活像浮在水面上曬太陽的大魚。離碼頭稍微遠一些的地方，兩只雪白的快艇閃閃發光。戴深綠色帽子的哨兵一動不動地站在这兩只快艇的甲板上。還有兩個軍人站在岸上。他們同漁夫們在談話。這兩個軍人同樣戴着深綠色的帽子，肩章上閃耀着小星。在這種地方大家都知道，白色的快艇在海上擔當了守衛邊境的任务。蘇聯國境遠遠地伸向無邊的海洋。

碼頭那邊，河岸向上陡升，在山陵上長着高大的松樹。套

在大車上的一匹馬正在樹蔭底下打瞌睡，顯然這匹馬已經吃厭了三葉草，因而它站着好像在那兒想什麼心事，懶洋洋地搖動尾巴趕蒼蠅。離大車不遠，一個男孩子坐在一棵大松樹底下。他不停地眺望着海。當海上銀白色光輝使他的眼睛看得疲倦的時候，他才轉眼看着站在碼頭旁邊的人們，但只是一會兒工夫，隨後他又望着海。在海的遠方，什麼東西也看不到。

一個邊防軍軍官從松樹後面來到岸上。他看到了孩子就向他走去。孩子站了起來。

“啊哈！守林人的兒子！”邊防軍人高興地說着把手伸給孩子。

奇茹斯像蠟燭一樣挺直了身子，清楚而大聲地說道：

“一點兒沒錯，大尉同志！”

“你也在等候里加來的人嗎？”

“我的表兄弟特茹斯算起來應該來了。他想在我們這兒度過夏天。”

“的確他想得很對。像我們這兒的海在里加是沒有的。”

“在他想來，里加正是那樣呢！”奇茹斯正經地說。“但是那只輪船大概誤點了吧？恐怕是裝運着很重的貨物哩。”

“說得很對。替魚廠裝運制罐頭的洋鐵皮。但是不要緊，輪船很快就要來了，”大尉向海里望了一望說，并向碼頭走去。

大尉說得不錯。不到十分鐘，奇茹斯看到了地平綫上出現了一個黑點，在黑點後面拖着一股黑烟。黑點慢慢地大起

---

① 塞德茲河在拉脫維亞北部，流入波羅的海。

來，很快變成了向塞德茲河口行進的一只巨型輪船。輪船已經十分近了，但在那邊地平綫上還是久久地飄浮着黑色的烟霧，慢慢地消失着。

最後輪船開進河口。輪船發動機的軋軋聲和嗞嗞聲已經聽得到了。傳來了船長的簡短的口令。已經可以看到船头上的船名英雄號。

响過最後一陣嗞嗞聲之後，英雄號靠碼頭停泊下來。

雖然不能說這是一只又大又漂亮的輪船，但奇茹斯很喜歡它。

水手從船上拋下船纜，岸上的一個漁夫熟練地抓住了它，把它纏在纜樁上。

人們從輪船上把跳板搭到岸上，按照海員的說法跳板就是舷梯。三個邊防軍軍官和魚廠廠長登上船舷。船長向他們問好，並且將一些文件交給他們。奇茹斯聽到船長在笑着說：

“我這兒還有一位旅客。”

奇茹斯也就看到了這位旅客——一個年紀大概和他差不多的孩子。只是個子也許比奇茹斯長得稍微高些。那孩子正站在輪船烟囱旁邊，就因為這樣，奇茹斯先前沒有注意到他。在這旅客身旁有一只很大的手提箱，為了謹慎起見（在海上可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故的！），這只箱子是用繩子捆住的。

在這以前奇茹斯還沒有看到過自己的表兄弟。不，奇茹斯曾在姨父從里加寄來的那些照片上看到過他的。但是大家知道，照片同本人經常是不太相像的。不過在目前這種情況下，不用懷疑，站在輪船烟囱旁的這位旅客，可能就是特奧道爾·阿烏古斯特卡恩了，說得更簡單明確些，那就是從里加

來的特茹斯。

特茹斯像一塊化石似的站着，眼光一直盯在边防軍人身上。但是那些边防軍人仍繼續在跟船長談話，絲毫沒有注意到這個孩子。奇茹斯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：待在這兒岸上呢，還是跑到船上幫助表兄弟搬箱子。不然的話，特茹斯會一直站立在煙囪旁邊，直到傍晚也弄不清楚應該怎樣行動的。

特茹斯終於鼓起了勇氣，他把這股勇氣歸結為一句簡短的問話，大聲地恐怕別人聽不到似地說：

“我能離開嗎？”

所有的人——边防軍人和船長——迎着孩子的說話聲回過頭去，親切地笑起來。

“當然，可以走了，”船長說道。“我再不能把你載運到更遠的地方去了。而且人家已經在岸上等着你哩。你看到那匹馬沒有？那就是來接你的。”

現在特茹斯已經完全鼓足勇氣，走到船長身邊，向他伸出手來說道：

“為了在船上很快樂，謝謝您，再見。”

“再見，再見！”船長笑着，正經地向特茹斯揮了揮手。“請代為向守林人和他全家人問好。”

特茹斯回頭看看自己的箱子，大吃一驚，他想了一想，他是提不動這只箱子的。忽然特茹斯聽到：

“等一等，我來幫你。”

這是剛才和奇茹斯談話的那個边防軍軍官說的。軍官走近來，一只手拿起箱子，另一只手攙着特茹斯。

“走吧！”

这时，船長一边將手臂擱在甲板欄杆上，一边和奇茹斯攀談起來了：

“日安，老朋友！家里怎样？”

“您好，克罗明船長！謝謝您，我們还是和往常一样。父親向您問候。”

“哦，没什么，一切都很好。”船長向孩子揮了揮手，又繼續跟魚厂厂長談話了。

边防軍軍官把特茹斯帶到奇茹斯跟前，說道：

“这就是你的表兄弟，見見吧！”

表兄弟倆終於碰頭了。他們一句話也不說，彼此握着手。他們同时上上下下地仔細打量了一番。好像他們彼此間都感到很滿意。

軍官把手提箱放到馬車上說道：

“奇茹斯，讓你的表兄弟熟悉一下之后，你就和他一起到我那兒來玩吧。”

“是，大尉同志！”

奇茹斯按軍人習慣清楚地答了一句——这是因为他慌張而一时想不出別的話來回答，要不就是想給自己里加的表兄弟看看，讓他知道应当怎样同边防軍軍官談話。

奇茹斯放开馬，把沒有吃完的三叶草放上大車，随后两个孩子就上了大車。

“駕——駕！”奇茹斯正經地嚷着。

这对特茹斯說來，的确印象很深，关于馬这方面的知識，他竟一点也沒有。那匹馬懶洋洋地走動起來，跨着緩慢的、疲憊的步子，边防軍軍官向孩子們揮了揮手向輪船走去。

孩子們默默地乘着大車。的確，他們簡直不知道，表兄弟倆應如何開始談話，他倆生下來還是第一次會面。

在還未走出沿岸的松林之前，孩子們迎面碰上了兩輛卡車。這是魚廠的汽車，汽車急忙開往魚港去裝載洋鐵皮。直到這時候奇茹斯才向特茹斯問道：

“為什麼你那麼慌張，老半天不能離船上岸呢？”

“我慌張嗎？哦，你知道……”

“既然慌張，這是大家看到的，那就不用否認……”

“你有什么根據說我慌張呢？”

“噢，這連我們的馬兒安西斯也看到的！”

特茹斯生氣了，沉默了一會兒。但後來他想：他現在是要跟奇茹斯交朋友，不是在跟別人打交道啦，而且友誼的神聖原則是坦白。因之他終於說話了：

“慌張，當然我並不慌張。只是有點兒着急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‘為什麼’？還不是为了邊防軍人嗎？”

奇茹斯驚奇得拉了一下繩子，安西斯立即停住腳步了，它好像一直只在等待這一時刻似的。

“邊防軍人？你害怕邊防軍人嗎？”

奇茹斯把繩子勒緊，安西斯不樂意地向前跨了几步。

“嗯，不錯……有些害怕……”特茹斯坦白地承認。

“難道你是一個罪犯嗎？”

“為什麼一下子又是罪犯了呢？我只是在想，他們會檢查我的手提箱的。”

“那末在你箱子里有什么違禁品嗎？”

“違禁的还是不違禁的——我弄不清楚这些！总之，你們这兒是边防地帶，應該有自己的章程……”

在說着这話的时候，特茹斯想到了放在箱子底上的彈弓。这是一只很有力的彈弓：石子能从彈弓上飛出七十五公尺远。特茹斯为了獵取烏鴉，才从里加把它帶了來。在森林里他希望碰到野禽和更多的烏鴉。

“你該是少先隊員吧？”奇茹斯还是摸不清地問。

“是。”

“我也是少先隊員。所以我不明白，你怎么会怕起边防軍人來了！”

“但是我生下來才第一次看見他們呀！”

“不管怎样你应当知道，边防軍人是好人，是真正的苏維埃人。”

“不錯，我并不怕他們！我只是着急。”

奇茹斯不作声了，他在想什么，后來說道：

“有一点是明顯的：人到处都能学到些什么。就是你，里加人，你会在我們这兒学到些什么的。等吃完晚飯，我要求父親同你談談关于边防軍人的事。但是現在你應該記住一点：边防軍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。这是些大胆而且什么都不怕的人……。你知道，去年我們这兒的森林起了火。森林起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要不是边防軍人，不知道結局会是怎样哩。也許，連我們的房屋都燒光了……”奇茹斯沉默一会又补充說道：“你特別要記住帮你提箱子的那个軍官。这是边防哨所所長謝尔盖·尼古拉耶維奇大尉。他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人，也是我的一个大朋友。”

这一切說得那么肯定，使特茹斯一点怀疑也沒有。

年輕的兩表兄弟这时正沿着兩面是集体農庄肥沃耕地的  
大道前進。

奇茹斯解釋道：

“这是濱海区集体農庄的田地。”

忽然特茹斯指着海边說道：

“噢，雪白的山头！”

“这不是山，这是海濱的白色砂丘，我們一定得常常到那  
边去，在那兒工作太好了，”奇茹斯鄭重地說。

后來他們駛進了綠蔭濃密的松樹林。奇茹斯的父親就在  
这个森林里工作，他是一个守林人。

## 第二章 風箏飛向云層

森林，孩子們通过的森林，沿着海岸伸展开去。一条条狭  
窄的耕地將森林与生長在海边砂丘上的稀疏的松樹分隔开  
來。只在某些地区的森林經過耕地伸向稀疏的沿岸松林。在  
那边，在守林人的屋子那兒，森林直达海边。

奇茹斯的父親、母親和小妹妹瑪丽黛迎上了駛進院子  
的大車。

“他們來了！來了！來了！”瑪丽黛一面鼓掌，一面叫着。

小小的弯腿的矮脚獵狗鮑比在台階旁边高兴地叫着，擺  
动着短短的尾巴。总之，客人受到了殷勤招待。接着是一陣  
親切的問候，大家進了屋子，將里加人的箱子也搬了進去。

母親急忙去准备晚飯。時間还早，平时他們吃晚飯还要

迟些，但不能不估計到客人在海上航行了一整天，一定餓了。不錯，客人确实說過，他一点也不餓，但他到底也提不出什么反对吃晚飯的理由。也許他为了禮貌不便推却，也可能他的确是餓了。

当母親將飯菜搬上桌子的時候，特茹斯打开了自己的手提箱，分送从里加帶來的禮物。父親分得一包有香味的板烟和一本書——造林技術新研究，分給母親的是一条漂亮的花头巾。送給瑪麗黛的是一个洋娃娃，她很快就給洋娃娃取了个名字叫做伊丽齐黛。給奇茹斯帶來的是一個很好的足球。

一封粘好的信是給母親的，但是父親拿起它，戴上眼鏡拆了开来。他看完了特茹斯母親的信后，平平淡淡地哼了一声，什么話也沒有說。可以想到，在信中曾談到，要嚴格管教特茹斯，也說到一般地對待孩子們太溫和，尤其是对待男孩子，這是很不好的。

吃过晚飯，两个孩子提着箱子上頂樓去了。以前奇茹斯一个人睡在这里，現在小房間里已經替特茹斯准备了一張床鋪。

現在特茹斯單獨同表兄弟在一起了，他決定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——一只有力的彈弓和一只口琴給奇茹斯。那只彈弓絲毫沒有引起奇茹斯的興趣。他說：那玩意兒在森林里什麼用也沒有。他又補充說：除了父親的獵槍以外，家里還有一枝小口徑的步槍，他，奇茹斯有時就帶着這枝槍到森林里獵取凶猛的鳥。就在今年春天他打傷了一只鷹哩。口琴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但孩子們還來不及好好地討論一下這只口琴的好壞，房門已稍稍打開，從門口伸進了瑪麗黛的小圓臉，她說：

“哦，您們在這裡弄得怎麼樣了？”

要她來干什么呢？孩子們什么都弄得很好，而且很明白：这里正在建立起两个人的友誼，第三个人是多余的。然而不知为什么就是單單瑪麗黛不懂得这一点，她連想也沒想到要离开两个男孩子。没有办法，大家只得下楼去，來到客廳里。

父親坐在窗子旁边念着那本关于造林問題的新書。大概，這本書很有趣，他甚至沒有注意到已經是黃昏了。

“爸爸，”奇茹斯說道，“特茹斯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边防軍人哩。”

父親放下書，把眼鏡推到額角上，望了望特茹斯說：

“哦，那末你不要放弃就近同他們認識的机会吧。这些是很好的人。你在学校里学过地理嗎？”

“学过。”

“那末你該知道，我們祖國的土地多么遼闊廣大。”

“我知道。很大，很大！”

“那末你当然也知道，每一个苏維埃人的义务就是警惕地保衛着自己偉大的祖國，防备那些住在資本主义國家里的敌人。我們苏維埃人，我們的祖國，在全世界有着許多朋友。我們的朋友們看到的是苏联人建立了新的、自由而美丽的世界。但是我們也有着敌人。他們憎恨自由，因為他們需要的是奴隸。奴隸的劳动就是他們的黃金。”

“舅舅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是少先隊員，”特茹斯激动地說道。

“好得很，你知道这些。就是說，你知道为什么需要机警地守衛我們的边境。到处守衛着，边境通过海洋，穿过炎热的沙漠地帶和長年不溶化的北極冰塊。我們國境的每一寸土地

都被警惕地保衛着。誰也不能偷偷地侵犯國境，也許鳥兒才能自由自在地來回飛翔。你今天看到的勇敢的軍人，就担负着这一保衛我們祖國國境的神聖職務。很容易認出他們，你是看到了的，他們戴着綠色的帽子……”守林人沉默了一下，看着漸漸黑起來的窗子又繼續說道：“有几次正是多么可怕的天气啊！下着雨，刮着風，暴風雨怒吼着……有时在冬天：暴風雪呼嘯着……但即使在这种天气，这些勇敢的軍人同样坚守着崗位——白天、黑夜、早晨、晚間，無論在什么时候。”

“在黑暗中他們怎么会看得見呢？尤其在暴風雨或暴風雪的时候？”特茹斯問道。

“假如一个人真正警惕性很高的話，那末他無論在什么时候都能看得很清楚。假如一个人真正勇敢的話，那末他在任何情况下面都能看到和听見敌人。边防軍人正好就是这样一种人。而且还有經過特別訓練的狗很好地幫助他們。”

“經過訓練的狗？”

“是的，經過訓練的狗。”

就在这一夜特茹斯夢見了可怕地怒吼着的海，自然这是毫不足怪的。他夢見沿岸每隔一公尺就坐着一只巨大的狗。在砂丘上埋伏着武裝的人們，他們注視着黑暗的大海而且看到了在那里的一切……

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，特茹斯在守林人家里的生活开始了。特茹斯很快就有了顯顯自己本領的机会。一开头使奇茹斯吃驚不小的是他会做風箏。做風箏的一切必要东西差不多都在特茹斯的箱子里：一張結实的紙和一个綫团。孩子們把胡桃木鉋成很薄的長木片。然后把这些長木片在爐子旁边

小心地烤干。

孩子們花了几个鐘头削着、鉋着、糊着。特茹斯是这一工作的主要負責人。奇茹斯只是执行自己新朋友的命令。最后，拖着一只用小菩提樹嫩皮做的長尾巴的美丽的風箏做好了。正在这时候瑪丽黛出現了：

“您們在这里做些什么呀？”

“要什么，我們就做什么，”奇茹斯粗暴地回答。

“喔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風箏，”特茹斯正經地解釋着。

“那末您們要它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們要飛到月亮上去。”

“喔，那我也要去！”

“小姑娘不能到那兒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不能去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那末我去告訴父親。”

“請吧……”

但是瑪丽黛根本沒有跑去告訴过。她只想嚇唬孩子們一下，然而当她看到，他們連想也沒有想到要害怕，瑪丽黛就決定不離他們一步。

“好了！”特茹斯喊着，把一串紅纓子系在風箏的尾巴上。这是用紙做的薔薇花串成的，这是一些放在鏡子后面已有好多年沒有任何用处的紙薔薇花。

他們決定吃过午飯就去放風箏。为了避免种种倒霉事情（譬如，風箏可能挂在樹上），他們商量好到海岸边去放。瑪丽

黛哭了，直到孩子們答應把她帶去為止。

沿小路到海濱差不多有三公里，但是在這一次甚至瑪麗黛也覺得這一段路是很短的。

海浪比特茹斯從里加來的那天稍微大了些，那兒一個人也沒有。

“這是放風箏最好的地方，”特茹斯神氣十足地說。

孩子們坐下來休息。他們帶着紙糊的寶貝兒，走了三公里，一路上對每一根樹枝和每一個小丘都是提心吊膽的，這您總不能認為是一件容易而簡單的事吧。

這時特茹斯面對着風站着，伸直手，舉起風箏奔跑着。從手上放出去的風箏搖擺起來，特茹斯開始很快地鬆開綫團。風箏似乎懂得，他們要它怎麼樣：它就不再來回打轉，並開始平穩地向上升起來。扎緊在風箏上的紙風車發出了响声，像是飛機發動機的吼叫聲。興奮得臉部發紅的特茹斯慢慢地放鬆綫團，風箏愈升愈高。奇茹斯和瑪麗黛激動地站着：真的，城裏人會做驚人的東西……。

“它升得高嗎？”瑪麗黛問道。

“看綫團大小，”特茹斯草率地回答。

當你還在控制着翻飛中的風箏時，怎麼能用別的方式回答類似的問題！

“那末它會升到雲里去嗎？”瑪麗黛沉不住氣地問。

“假如綫足夠那就升得更高，”特茹斯回答道，並且擔憂地望着即將用完的綫團。

風箏沒有升到雲里，但是離雲層大概不太遠了，因為巨大的風箏現在好像比小燕子還小，而風車的有力的吼聲勉強才